京劇叢刊

第八集

鬧天宮
十三妹
搜孤救孤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八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戲　劇

京劇叢刊

第八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製
陸榮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555)〔IV V 8〕　本書 61500 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3000 冊
定價 4,0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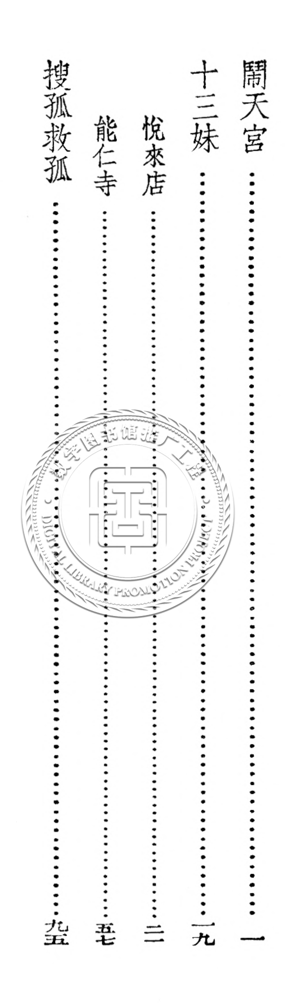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鬧天宮

前記

『鬧天宮』是中國民間普遍流行的著名神話故事。描寫武藝高強、有千變萬化本領的猴王孫悟空，在王母舉行蟠桃會的時候，摘盡了天上桃園的仙桃，偷吃了筵席上的酒果和老君的金丹。天宮統帥李天王奉命派遣天將天兵捉拿他；反被他打得個落花流水，把天宮鬧了個天翻地覆，始率領大小猴兒回往花果山。

整理本和原本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下面幾點：

（一）原本中悟空在園中偷吃蟠桃，摘桃仙女發現桃被偷盡等情節，現均改爲暗場；唱詞也有一些刪減。

（二）原本中，開打後每打一場由天王唱北曲一支；現改爲悟空連續打敗所有天兵天將，並刪去天王觀戰時的唱詞。

（三）原本的結尾是悟空終於被擒，現改爲悟空得勝回山。

這個本子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整理的。並已在國內及國外演出。

鬧天宮

第一場

〔八小猴、傘、悟空上〕

悟　空：（唱『醉花陰』）

前呼後擁，威風浩；
擺頭踏❶，聲名不小。
穿一件，蟒龍袍，
戴一頂，金花帽；
俺可也擺擺搖搖，
玉帶圍腰；
且消受，爵厚官高。

闖將旗門……

〔土地上〕

土　地：土地迎接大聖。

悟　空：喲！

（接唱）有誰來揣俺孫爺的根脚？

土　地：參見大聖。

悟　空：土地！

土　地：有。

悟　空：我來問你：這園中共有多少樹木？

土　地：共有三千六百棵。

悟　空：有這樣許多？

土　地：正是。

悟　空：好，待我查點查點。

土　地：大聖隨我來。大聖你來看：這是一千二百棵，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菓；人若

吃了，長生不老。

悟空：哦，長生不老？

土地：不錯，正是。大聖你來看：這也是一千二百棵，六千年開花，六千年結菓；人若吃了，成仙了道。

悟空：哦，成仙了道？

土地：正是。這也是一千二百棵，九千年開花，九千年結菓；人若吃了，能與天地同休，日月同老。

悟空：哦，人若吃了，能與天地同休，日月同老？

土地：不錯，正是。

悟空：（伸懶腰介）……

土地：大聖怎麼樣了？

悟空：土地，俺身子困倦，要在此地打一盹睡，你在外廂伺候！

土地：是。

悟空：轉來！

土　地：在。

悟　空：喚你再來，不喚你不要前來；與我去！與我走！啊哈哈哈！

土　地：哦是是。（下）

悟　空：妙哇！好個知趣的玉帝老兒，明知俺老孫好吃菓品，就命俺看守桃園。也罷，待俺脫了這大衣服，飽餐它一頓便了！（下）

〔四仙女上〕

四仙女：（唱『畫眉序』）

王母宴瓊瑤，

四海三山羣仙到。

奉綸音玉旨，摘取仙桃。

來此已是桃園。——土地哪裏？

〔土地上〕

土　地：來了。參見衆位仙姑。

四仙女：罷了。

土　地：仙姑到此何事？

四仙女：奉了王母之命，前來摘取仙桃，以做蟠桃盛會。

土　地：仙姑，今年比不得往年了。

四仙女：却是爲何？

土　地：今有玉帝差來一位齊天大聖，在此看守桃園，仙姑摘桃，必須稟明大聖。

四仙女：如此喚他前來！

土　地：大聖。喂大聖！怎麽大聖不見了？

四仙女：大聖不見，待我們自去摘取。

〔悟空上〕

悟　空：何人闖俺桃園，敢莫是偸桃的？呸，着打！

四仙女：且慢，我們不是偸桃的。

悟　空：你們是作甚麽的？

四仙女：奉了王母之命，前來摘取仙桃，以做蟠桃盛會。

悟　空：土地，有這個例麽？

土　地：不錯，有這個例。

悟　空：待我盤她一盤。——我來問你：蟠桃會上，請的是哪些仙家？

四仙女：請的是：西天如來佛、南海觀世音、五百阿羅漢、光脚大仙、上中下八洞神仙。

悟　空：可有俺老孫在內？

四仙女：這——倒不曾提起。

悟　空：其情可惱！——土地，領她們摘桃去吧！

土　地：仙姑隨我來！（下）

四仙女：請！

（接唱）今朝擺設瑤池宴，

提筐籃，摘取仙桃。（同下）

悟　空：可惱哇，可惱！想俺老孫也是天地間一尊神佛，這蟠桃會上，就無有俺老孫的座位！這……也罷！不免闖進瑤池，大鬧一番。正是：

輕身闖入瑤池宴，掃盡蟠桃衆神仙。（下）

第二場

〔二童子上〕

〔牌子，二童擺桌子，擺仙桃、仙菓、酒壺〕

〔悟空上〕

悟　空：（唱『喜遷鶯』一）

望瑤池祥雲籠罩；

見蒼松、翠柏陰交。

來此已是瑤池。有兩個童兒在此，焉能放俺進去！有了，不免拔下毫毛，變做瞌睡蟲兒，叫他們撞着就睡……兩個童兒竟自睡去，待俺闖進瑤池。嘿，我想世人焉能來到此地喲！

（接唱）俺可也緣不小！

且飽餐赤麟蹄、龍肝鳳腦。

有酒在此。

飲瓊漿玉液香醪；
飲瓊漿玉液香醪。

哎呀且住！這些東西，一時焉能吃得盡？有了，我不免拔下毫毛，變個口袋，裝將回去，與弟兄們一同享用。變！（取口袋，裝菓）哎，仙桃仙菓裝在口袋之內，趁此無人，走了吧。走，走，走！

〔二童醒，見狀着急。下〕

第三場

〔悟空上〕

悟　空：（唱『刮地風』一）

哎呀！

萬里祥雲不見繞，

爲甚麽靜悄悄，沒點光耀？

老頭兒，老頭兒！——老頭兒不見，哦哦是了。

（接唱）莫不是，衆仙家齊來到，
赴蟠桃，把他相邀。
那壁廂，隱隱的祥光繞，
俺可也向前去，細看分曉。
却原來紫金荷玉燭燒，
碧霞觴酒泛葡萄。
哦，原來是金丹，待我吃他一飽。——嘿，我想世人呵！
（接唱）得一粒金丹成大道；
俺老孫呵……
只當作炒豆兒，嚼一飽；
噯，炒豆兒，嚼一飽。
無有了。（扔葫蘆）嘿，金丹被俺吃得乾乾淨淨；趁此無人，待俺走了吧，走
了吧。走，走，走！（下）

第四場

〔趙天君上，悟空上〕

悟　空：（唱『水仙子』）

非，非，非，非是俺行奸巧，

幸，幸，幸，幸遇得良機莫負却；

也，也，也，也只爲貪饕口無饜飽；

作，作，作，作將來有頭無腦。

來此已是天門，待俺闖將過去！

趙天君：呔！何人擅闖天門？

悟　空：呀呸！齊天大聖孫爺爺都不認識了！

趙天君：原來是大聖。

悟　空：正是，正是。

趙天君：打哪道而來？

悟　空：我麽？蟠桃會而來。

趙天君：肩背何物？

悟　空：待俺慢慢對你言講：多蒙王母美意，將仙桃仙菓，命俺裝將回去，與我弟兄們一同享用。感，感，感！

（接唱）感天恩浩蕩眞難報；

愧，愧，愧難酬海闊天高。

趙天君：哦！我們在此多年，並不曾見過這些好東西。拿來我們見識見識。

悟　空：哎，這些東西，你們是看得見的！俺，俺，俺！

（接唱）俺不過高擎酒幾瓢；

再，再，再，再把金丹略略嚼；

請，請，請，俺和你分手兩相抛。

請！

〔悟空下，巨靈上〕

巨　靈：呔！把天門的，可曾見猴頭過去？

趙天君：方才過去了。

巨　靈：嘿，被他詐出天門！你我同上靈霄，奏知玉帝便了！

巨　靈
趙天君：請！

（合唱『煞尾』）

瀰天大罪猴頭鬧，

同上靈霄奏玉表。

準備天羅地網，掃蕩猴妖。

請！

（同下）

第五場

（六丁、六甲上）

衆　：（唱『點絳唇』）

十萬熊羆。

（四天君、靑龍、白虎、南斗、北斗、鴻鸞、天喜、月孛、九曜上）

衆　：（接唱）星辰齊集。

（二郎、哪吒、巨靈、四雲童、李天王、風、雨、雷、電上）

李天王：（接唱）尊天帝，勦滅渠魁。

（李天王上高台）

衆　：（接唱）掃盡如斷葦！

李天王：馬、趙、溫、劉四天君聽令！

衆　：在。

李天王：帶領靑龍、白虎。

衆　：在。

李天王：隱在山前埋伏者！

（唱『混江龍』）

隱在山前，迎戰施法力！

衆　：領法旨。（下）

李天王：巨靈神！
巨　靈：在。
李天王：帶領風、雨、雷、電！
衆　　：在。
李天王：隱在山後接應者！

（接唱）隱在山後，運動神機！

衆　　：領法旨。（下）
李天王：哪吒，二郎神！
衆　　：在。
李天王：帶領鴻鸞、天喜、九曜星君、月孛星斗！
衆　　：在。
李天王：南北星斗、六丁、六甲！
衆　　：在。
李天王：以爲四路都救應，必須擒拿妖猴者！

（接唱）必須要齊心戮力，

務必要掃蕩渠魁！

衆　：領法旨！

〔衆及天王下〕

〔八小猴、悟空、大蠢上。六丁、六甲、天將迎上。衆天將與悟空輪戰均敗，最後羣打，小猴奪得天將的盔、巨靈的錘，六丁、六甲、天將敗下〕

〔八小猴、悟空、大蠢，同舞〕

（合唱『凱旋歌』）

天宮空自莊嚴，壯門面，壯門面；

揭穿了，無非是敗絮一團。

蠢巨靈，東躲西閃，衆天將，狼逃鼠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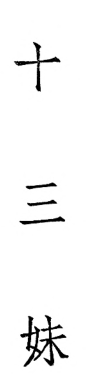
齊唱凱歌回故山，回故山！

〔衆同下〕

——劇　終——

㊀『頭踏』係儀仗之意。

十三妹



前記

『十三妹』（悅來店、能仁寺）劇本取材於『兒女英雄傳』小說，劇情是描寫淸雍正年間俠女何玉鳳的一段故事：

何玉鳳是一個武將的女兒，因父親遭上司誣陷而死，爲了逃避仇人的耳目，化名爲十三妹，同老母投奔師父鄧九公處，伺機報仇。一天，她在路旁聽見兩個趕脚的計議要害死客人，刼奪錢財，便趕到悅來店，尋到他們所說的那個客人，問起底細，知道他是淮陽縣令安學海的兒子安驥。父親因得罪上司被參，需用銀六千兩贖罪，他帶了三千兩銀子去往淮陽營救。何見他遭遇與自己相同，引起同情，當時表示要幫他湊足銀子，並保護他平安到達淮陽。可是當她去借銀子的時候，安驥就被騾夫催促着上路去了。安等誤投盜窟能仁寺，何玉鳳一路趕來，躍身入寺，殺死全寺的盜匪，救出安驥和被掠入寺中的農家女子張金鳳及其父母。何撮合安、張聯姻，又贈以黃金三百兩，使他們同往淮陽。

本劇是由王瑤卿先生根據他的演出本，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田淞共同整理的；其中『悅來店』的整理，並有中國京劇團演員蕭盛萱參加幫助。除台詞的修整之外，並將個別人物（騾夫和賽西施）的性格略加改動。有些在原本中交代不夠淸楚的地方，也作了必要的補正。

悅來店

第一場

〔安驥上〕

安　驥：（念引）苦讀窗前、學經史、鐵硯磨穿。

（念詩）十年埋首在書房，　習學孔孟論文章，

但願得遂凌雲志，　顯親揚名繼書香。

小生安驥，字表龍媒。父諱學海，職受淮陽縣令；母親佟氏夫人隨往任所，只我一人留京候考。這幾日身體有些不爽，且到門外散悶一番便了。

華　忠：（內）走哇！

〔華忠急上，與安驥相遇，扶入內〕

安　驥：奶公醒來！

華　忠：哎呀公子！

安　驥：奶公爲何這等模樣？

華　忠：哎呀公子呀！只因黃河決口，老爺被參，這裏有書信一封，公子請看。

安　驥：待我看來！（看信）哎呀！

華　忠：公子醒來。

安　驥：（唱西皮倒板）

　　觀書信嚇得我魂飛天外！

爹爹，我父，爹爹呀！

（接唱散板）

　　問奶公有何策急早安排？

奶公啊！我父書信上面言道：『如今被上司陷害，革職拿問，帶罪賠修，需用紋銀六千兩，方保無事。』這……便如何是好？

華　忠：只好將房產變賣，搭救老爺要緊。

安　驥：事在緊急，哪裏去變賣？

華　忠：只好到親友家去商議。

安　驥：也只好如此，待我前去商議便了！

（唱西皮搖板）

我父無辜遭誣陷，

怎不叫人痛心間。

〔分下〕

第二場

白臉狼
黃傻狗：（內）啊哈！

〔白臉狼、黃傻狗同上〕

白臉狼：（念）從小游手好閑，

黃傻狗：（念）生平就好耍錢，

白臉狼：（念）趕脚趕了仨月，

黃傻狗：（念）累得我腰痛腿酸。

白臉狼：在下白臉狼。

黃傻狗：在下黃傻狗。

白臉狼：夥計，咱們自從弄了這幾匹牲口，做這趕脚的生意，大概也有三個月啦。唉！沒想到這碗飯可眞不好吃，遠道的買賣累不了，近道的買賣又去不着；眼看這兩天就要支牙挨餓啦。你有甚麼主意沒有？

黃傻狗：不是就爲吃飯嗎？乾脆把牲口賣他兩匹先吃飯。

白臉狼：那麼吃完了呢？

黃傻狗：再賣那兩匹。

白臉狼：都賣了，吃完了花完了呢？

黃傻狗：再回家去混哪。

白臉狼：嘍！咱們只爲在家鄉沒法混啦，才弄了這幾匹牲口出來趕脚，要是回家還得挨餓。這主意不好，聽我的吧。咱們把牲口拉出去蹓蹓，長短的買賣都應着，管他甜苦呢，總比在家呆着強啊。

黃傻狗：好，聽你的，拉牲口去。

白臉狼：哦呵，哦呵！〔拉牲口〕

黃傻狗：呦喝，呦喝！

同　：誰僱牲口，這兒來呀！〔同下〕

第三場

〔安驥、華忠分上〕

安　驥：（唱西皮搖板）

堪嘆危急無所望，

人情如紙世炎涼！

唉！奶公，你看人情如紙，這樣一所大房，只押三千兩銀子。還是不夠，如何是好？

華　忠：且將這三千兩銀子，送到老爺任所，再做道理。

安　驥：只好如此。奶公去僱脚程，待我收拾行囊，辭別舅母。

華　忠：待我僱脚程前來。

安　驥：快去快回！（下）

〔華忠出門張望，白臉狼、黃傻狗上〕

黃傻狗：出來半天啦，怎麼連個問的也沒有哇？

白臉狼：你別忙，買賣不在一時。你看那邊那個老頭兒，大概是要僱牲口，跟他搭勾搭勾。——老大爺，您僱牲口嗎？

華　忠：你們可是趕脚的？

白臉狼：不錯，您僱哪兒？

華　忠：去往淮陽。

白臉狼：夥計，淮陽去不去？

黃傻狗：（脫口而出）道兒太遠，不去。

白臉狼：嗨，剛才咱們怎麼說的？

黃傻狗：好，多給錢咱們就去。

白臉狠：這不結啦！（向華忠）我們就馱您去吧！

華　忠：你們要多少銀錢？

白臉狠：還講甚麼價，眞個的，您還苦得了我們。

華　忠：如此隨我來！

〔同走圓場〕

華　忠：有請公子。

〔安驥上〕

安　驥：奶公，脚程可曾僱好？

華　忠：現在門外。

安　驥：吩咐他們搬行李。

華　忠：是！——來！搬行李。

白臉狠：走，搬行李。

黃傻狗：搬行李咱們也管？

華　忠：多把酒錢。

白臉狠：多給酒錢。

〔入內，搬行李〕

黃傻狗：眞沉哪，淨是銀子吧！

白臉狠：少說話。

白臉狼
黃傻狗：請公子趲路！

安　驥：一同趲行！

（唱西皮搖板）

一同乘騎登程往。

華　忠：（接唱）披星戴月奔淮陽。

〔同下〕

第四場

〔何玉鳳上，趟馬〕

何玉鳳：（唱西皮搖板）

單人獨騎下山嶺，
不報父仇氣不平。

我，何玉鳳。爹爹何紀，在經略七省紀獻唐大將軍麾下充當中軍官。只因那紀獻唐向我爹爹與他子提親，我父未允，那賊懷恨在心，抓了我爹爹一個錯處，拿問在監，唉！誰想我父一氣在監中喪命。又恐怕他陷害我母女性命，故此叫乳母、丫環扮作我母女模樣，扶着我爹爹的靈柩轉回原籍。是我單身保定老母遠走他鄉，找了安身之處，容我單身好尋找紀賊與我爹爹報仇，故此將玉鳳的玉字拆爲十三兩字，改名十三妹。幸遇着一位俠義的老英雄名叫鄧九公，將我母女收留，安置在青雲山莊居住，倒也清靜自在。不想老母上月忽得重病，醫生說必須用些人參、肉桂等藥，方能痊愈；怎奈我手中空乏，又不好對師父言講，無奈騎着這匹烏雲蓋雪的驢兒走下山來，一來打聽打聽仇人的下落，二來演習演習武藝，順便再劫些個無義之財，好與老母調治病症。看天色尚早，就此緊緊加鞭！

（唱西皮搖板）

催動驢兒趲路徑，
常把父仇掛在心。

〔下〕

第五場

〔安驥、華忠、白臉狼、黃傻狗上〕

安　驥：（唱西皮搖板）
加鞭催馬陽關上。

華　忠：（接唱）急欲一時到淮陽。

安　驥：（接唱）路旁風景無心望。

〔華忠跌倒，『搶頭』〕

白臉狼：哎呀，摔壞了。眞不輕，走不了啦。公子，咱們找個店，住店吧。

安　驥：你們好好攙扶，前面打店。

白臉狼
黃傻狗：來，攙着走。

〔圓場〕

安　驥：店家！店家！

店　家：（上）來了！來了！幾位是住店的嗎？

安　驥：正是。

店　家：請到裏面。

〔白臉狼、黃傻狗攙華忠下〕

安　驥：店家，你們這裏可有醫生無有？

店　家：附近有位大夫。

安　驥：煩你快去請來。

店　家：好，我請大夫去。（下）

安　驥：唉！這是哪裏說起。（下）

第六場

〔白臉狼上〕

白臉狼：（念）心中想發財，天上掉下來。

我，白臉狼。自從京中馱來一老一少，要上淮陽，那個公子是個書呆子，甚麽也不懂；那個老頭子是又嗇苛又不好說話，偏偏打牲口上掉下來摔壞了，住在店裏走不了啦。公子是眞着急，恨不能立刻要到淮陽。我不免誆公子上路，走到沒人的地方，把他害了，然後再想主意把我們夥計也給害了，銀子、行李都是我一個人的了。我豈不就發財了嗎？就是這個主意。——嗨！夥計！

（黃傻狗上）

白臉狼：你幹甚麽哪？

黃傻狗：睡覺哪。

白臉狼：別睡覺！我問問你，你還願意趕脚不願意？

黃傻狗：我早說過呀！咱們哪是幹這個的！可是不幹有甚麽法子呢？

白臉狼：眼前有筆財，不知你會發不會發？

黃傻狗：哪兒有財發？

白臉狼：就是咱們馱來的一老一少，不是要到淮陽嗎？這個老頭子摔壞了，住在店裏走不了啦。公子直着急，恨不得立刻要到淮陽，咱們設法誆公子上路，走到半道兒把他給害死，銀子、行李都是咱哥兒倆的了，這不就發財了嗎？
黃傻狗：這個主意倒挺好，咱們該怎麼着呢？
白臉狼：我去跟書呆子說，你順着我的竿兒爬，你瞧好不好？
黃傻狗：好！只要能發財，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白臉狼：咱們到店裏瞧瞧，你聽我的。走。

〔同下〕

第七場

〔安驥扶華忠上〕

華　忠：（唱西皮搖板）
　　心想急早到淮陽，
　　誰知中途病店房。

安　驥：（接唱）惦念爹爹心急往，
　　　　　且與奶公作商量。
　　　啊奶公，好些無有？
華　忠：咳，越發沉重了。
安　驥：你這樣病重，一時怎能上路；只是我父事急，遲誤日久，我父就要吃苦，這便如何是好？
華　忠：公子莫要如此，我有意命兩個騾夫保定公子先到淮陽，待我病愈之後再趕奔前去，你看如何？
安　驥：就依奶公。
華　忠：公子，喚騾夫前來。
安　驥：騾夫哪裏？
　　　〔白臉狼、黃傻狗上〕
白臉狼
黃傻狗：來啦。
安　驥：奶公喚你們。

白臉狼黃傻狗：是啦。
白臉狼：順着我的竿兒爬！
黃傻狗：那沒錯兒。（進內）
白臉狼黃傻狗：老大爺，您好點兒啦？有甚麼事呀？
華　忠：我一時難以上路，有意命你二人保定公子同到淮陽，不知可能保到地頭？
白臉狼：您放心，管保沒錯兒。
黃傻狗：那麼着，我們就收拾行李去。
華　忠：你二人暫在外廂伺候。
白臉狼：這倒巧，正想不讓他去，他就不去了。——拉牲口去！
〔白臉狼、黃傻狗同下〕
華　忠：喚店家前來。
安　驥：店家快來！
店　家：（內）來了！
（上）有何吩咐？

華　忠：啊店家，煩你差人將我家公子送到茌平縣，可有人去否？

店　家：甭找別人啦，我送去吧，順便到那裏要筆賬。

華　忠：這就好了。啊店家，還要借筆硯一用。

店　家：是啦！（取筆硯）

華　忠：待我修書。（寫信）啊公子，這有書信一封，去到茌平縣之後，派一妥靠之人前往二十八棵紅柳村，面交褚一官，叫他差人保你同到淮陽，我就放心了。（交信與安驥）一路之上，須要小心，有人問你不可實言，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掏一片心。你要牢牢緊記。

（白臉狼、黃傻狗拉牲口上）

安　驥：奶公好好養病，我就此去也。

（唱西皮搖板）

奶公不必掛愁腸，

一人上路好淒涼。（同下）

華　忠：（接唱）但願公子身無恙，

蒼天保佑得安康。（下）

第八場

〔何玉鳳上〕

何玉鳳：且住！看那旁塵土飛揚，來了一夥騾馱子，待我登高一望。

〔黃傻狗、白臉狼、店家、安驥上，過場下〕

何玉鳳：哎呀慢着！看那馱子上騎定一個少年，那馱子沉甸甸的一定是銀子不少，待我前去打搶——（望）哎呀不好！看那少年滿面愁容，心中必有爲難之事，我何必打搶他呢，放他走得啦！不好！倘若走到前面，再被旁人打搶啦，我這注銀子，豈不是白白的丟了嗎？——啊，有啦！我不免尾至後面，看他是何等之人便了。（下）

第九場

〔王興發上〕

王興發：開的是悅來店，賣的是酒和飯。

安　驥：（內）趲路！

〔黃傻狗、白臉狼、店家、安驥上〕

安　驥：（唱西皮搖板）

人煙稠密街市廣，

買賣舖戶列兩旁。

店　家：公子，到了茌平縣，天不早啦，咱們也該打尖啦！

安　驥：待我打店。

王興發：客官敢是住店的？這裏是悅來店。

安　驥：可有上房？

王興發：有上房，請到裏面。

安　驥：好，一同進店。

〔進店〕

店　家：我把您送到了，我可要回去啦。

安　驥：有勞了！這有紋銀一錠，權當茶資之敬。回去對我奶公言講，叫他好好養病，病體痊愈，急赴淮陽。

店　家：多謝公子，我走啦。

白臉狼
黃傻狗：給了多少？

店　家：二兩！（下）

白臉狼
黃傻狗：他算來着啦。

安　驥：啊，店家，你們這裏可有個二十八棵紅柳村麼？

王興發：離此二十里，有個紅柳村。

安　驥：我有書信一封，煩你差人送到那裏，面交褚一官，叫他速速差人前來送我去往淮陽。

王興發：我店內無人。

安　驥：這——

白臉狼：公子，他店內無人，我們哥兒倆呆着也是呆着，我們給您送去，您瞧好不好？

安　驥：好，回來多謝酒資。

白臉狼：不要緊，交給我啦。
黃傻狗：怎麼？送信也是咱們的事？
白臉狼：送信有酒錢，你跟我走吧！（同下）
安　驥：店家，將茶飯安排後面。
王興發：是！
〔同下〕

第十場

〔白臉狼、黃傻狗上〕

白臉狼：（念）手拿一封信。
黃傻狗：（念）去到紅柳村。
　　走哇！
白臉狼：上哪兒去？
黃傻狗：給人送信去。

白臉狼：你提這封信……

〔何玉鳳暗上〕

黃儍狗：怎麽様？

白臉狼：咱們不能給他送去。

黃儍狗：那不就躭誤事了嗎？

白臉狼：你糊塗，咱們或把它撕了，或把它燒了。人回悅來店，就說信送到啦，人家沒有功夫來，叫咱們哥兒倆和他同去。道上不就順手啦嗎？

黃儍狗：對，道上怎麽辦呢？

白臉狼：這股道兒你來過沒有？

黃儍狗：沒來過。

白臉狼：我知道，往東是紅柳村，往西是黑風崗。咱們把他誆出店來、不往東走，咱們往西、黑風崗淨是山澗，抽冷子把他推到山澗裏摔死。行李、銀子都是咱們哥兒倆的啦。你說這主意好不好？

黃儍狗：好，咱們回去。

白臉狼：上哪兒？

黃傻狗：悅來店呀，把他誆出來，好害他啊！

白臉狼：你可眞糊塗，你沒聽那老頭子說，來回四十里哪，這麼兩句話的功夫就回去，他也得信哪！

黃傻狗：依你呢？

白臉狼：咱們找個茶館酒肆，喝會兒，聊會兒，綳到夠四十里的時候，再回去送信，你瞧怎麼樣？

黃傻狗：嗳，這個主意倒不錯，那麼走啊！

白臉狼：走！

黃傻狗：走着，走着！（同下）

何玉鳳：哎呀且住！方才聽兩個騾夫之言，那個公子住在悅來店中，他二人定計要害他的性命，我不免前去瞧瞧，若是好人將他救下，若是歹人我便先把銀子取走，也不能白白便宜那兩個騾夫。正是：

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

〔何玉鳳下〕

第十一場

〔安驥上〕

安　驥：（唱西皮搖板）

天已過午日西偏，

不見騾夫轉回還。

〔何玉鳳上〕

何玉鳳：來此已是悅來店。店家，店家！

〔王興發上〕

王興發：啊，女英雄，可是投宿的？

何玉鳳：不是。

王興發：打尖麽？

何玉鳳：也不是。

王興發：不住店，不打尖，要做甚麽？

何玉鳳：我這個驢渴啦，你呀，給我飲飲驢，再給我沏壺茶，搬個凳兒歇歇腿兒，我一會兒就走。

王興發：噢，是，是。（接驢下）

安　驥：哎呀且住，看這女子，進得店來，上下打量於我，想必不是好人，待我將房門關上。（關門）哎呀不好，看她身背刀、弓，倘若打進店來如何是好？這……便怎麽處？有了！看院內有塊大石頭，待我將石頭搬進房來，將門頂上，料然無妨。就是這個主意。（開門，搬石頭）我搬它不動啊！——店家快來！

王興發：（上）何事？

安　驥：將石頭與我搬進房去。

王興發：我搬它不動。

安　驥：多喚人前來。

王興發：夥計們快來！

〔四夥計上〕

四夥計：喚我們有甚麼事啊？

安　驥：將這塊大石頭，與我搬進房去。

（四夥計搬石頭）

四夥計：我們搬不動。

何玉鳳：嗳，我說你們幹甚麼哪？

四夥計：搬石頭。

何玉鳳：搬哪！

四夥計：搬不動。

何玉鳳：搬不動啊，我替你們搬好不好？

四夥計：那敢情好，

何玉鳳：起開這兒。（搬石頭）——這位公子你要將這塊石頭放在哪兒？放在哪兒？

安　驥：放……

何玉鳳：放在哪兒？

安　驥：放在我的房內。（進內）

何玉鳳：哦——（放石頭）

安　驥：哎呀，她怎麼不走了？哦，我想起來了。（取錢）——啊小娘子，這裏有一茶之敬，請小娘子笑納。

何玉鳳：這是您給我的？

安　驥：不敢，略表謝意。

何玉鳳：謝謝。——哎喲！我當是怎麼個人兒哪，敢情是個沒出過門兒的書呆子啊！——你們過來，

四夥計：作甚麼？

何玉鳳：叫你們搬石頭搬不動，分這倆錢兒分得動分不動啊？

四夥計：分得動。

何玉鳳：好，給你們分去吧！

〔四夥計下〕

安　驥：咦——她怎麼倒坐下了。——哎呀女大王饒命——（跪）

何玉鳳：呸！誰是女大王？

安　驥：你身帶刀、弓，豈不是女大王？

何玉鳳：哦，你問這個呀？

安　驥：嗯！

何玉鳳：是我爲走路防身用的，甚麼女大王！

安　驥：哦，是爲防身用的！

何玉鳳：嗯，防身用的。

安　驥：如此說來，是位女英雄了。

何玉鳳：這還像句話。你呀，給我起來！

安　驥：哦……起來。（站起）

何玉鳳：我來問問你，剛才我進店的時候，你看見我啦，趕緊跑到屋裏去，把門也關上啦，你是甚麼意思啊？

安　驥：這個……

何玉鳳：說！

安　驥：惟恐男女不便哪。

何玉鳳：你惟恐男女不便？我瞧你性命就死在眼前，還說甚麽男女不便嗎？

安　驥：哎呀，女英雄饒命啊……（跪）

何玉鳳：哎喲，我多咱要你的命呀？

安　驥：你不說我死在眼前麽？

何玉鳳：哎呀，甚麽亂七八糟的，我多咱要你的命，你呀，給我再起來！

安　驥：哦，再起來。（站起）

何玉鳳：我來問問你，你是哪兒的人？打哪兒來？往哪兒去？說給我聽聽。

安　驥：哎呀且住，臨行之時，奶公對我言道：『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掏一片心』，我乃京都人氏，至此有千里路程，只說三分話……有了，我就說我是保定府人氏，要往河南作幕的，打從三百里而來。就是這個主意。——女英雄，我是保定府人氏，要往河南作幕的，打從三百里而來。

何玉鳳：哦，你是保定府的人，要往河南去作幕的，打從三百里而來。

安　驥：正是。

何玉鳳：姓甚麽呀？

安　驥：哎呀，問到姓上來了。我姓安，安字是個寶蓋頭一個女字，我說姓女。哎呀，無有這個姓啊！有了，我就說我姓蓋。——啊女英雄，我姓蓋。

何玉鳳：哦，你姓蓋啊？是啦，是啦。我再來問問你，你那行囊裏頭，帶有多少銀子？

安　驥：糟了，糟了！問到銀子上來了。我帶來三千兩銀子，只說三分話，待我算算——一三如三，二三如六，三三見九，我就說帶來九百兩銀子，不錯，九百兩銀子。（笑）哈哈哈！

何玉鳳：說！

安　驥：女英雄，我帶來九百兩銀子。

何玉鳳：哦，你就帶着九百兩銀子？

安　驥：正是。

何玉鳳：哎呀，你這個人可不對啦。

安　驥：怎麼不對了？

何玉鳳：你想，我與你是萍水相逢，剛才你也說過，咱們倆是男女有別，我既來問你這些話呀，想必我心裏頭有我的事情，你就該據實相告，嘎，才是你的道理不

是？怎麽問了半天，跟我一味地文文吾吾離離奇奇地，你把我當作甚麽人看待哪？

安　驥：小生我句句實言，還望女英雄原諒。

何玉鳳：甚麽原諒不原諒的，倒也沒有甚麽要緊。你說，你說的都是實話，待我戳破幾樣給你聽聽。

安　驥：哦！是，是。

何玉鳳：你告訴我，你是保定府的人，現在你說話呀，是北京口音，這頭一樣就先不對啦。況且你滿臉詩禮家風，分明是一個貴公子無疑啦！甚麽？你往河南作幕的？你要往河南去作幕呀，你從上路應該走岔道，現在你走的是山東大道，你要告訴我往淮陽一帶去嘛，還將就着說得下去。你自己覺乎着你自己是斯文一脈，像個當幕賓的樣子，我想天下人，萬沒有行囊裏頭帶着兩三千銀子，滿處找舘當師爺的。我瞧你獃頭獃腦，性命眼前不保，還敢在我跟前抖機伶兒撒謊嗎？

安　驥：（哭）喂——呀！（跪）

何玉鳳：你瞧那麼大個子，哭啦，趁早說實話。

安　驥：女英雄容稟！

（唱西皮倒板）

未開言不由人珠淚難忍，

何玉鳳：起來，有話坐下慢慢說。

〔安驥站起，落座〕

安　驥：（唱西皮原板）

尊一聲女英雄細聽詳情：

家住在北京城安是我姓，

何玉鳳：哦，我說是北京的人不是。

安　驥：（接唱）我的父印學海淮陽縣尊；

何玉鳳：嘔，令尊就是淮陽知縣安大老爺嗎？哦，往下講。

安　驥：（接唱）得罪了譚總漕他心中懷恨，

參一本道我父公款侵吞；

要贖罪需紋銀六千兩正，

（轉流水）

將房產變賣了三千兩紋銀。

同行路老奶公中途染病，

我安驥赴淮陽去救父親。

這是我始終事據實告稟，（哭頭）女英雄啊！

還望你搭救我難中之人！

何玉鳳：呀！

（唱西皮搖板）

聽他言不由我心生惻隱，

却原來他也是被害之人。

啊公子，聽你之言，你父也是被奸臣所害嗎？

安　驥：正是。

何玉鳳：唉！我恐怕你不能夠平安地到得了淮陽，卽使能夠平安到得了淮陽，你那銀

兩也是不夠用的，才有一半呀！

安　驥：我也正爲此事爲難喏。

何玉鳳：公子，我欲保你平安到達淮陽，還保你銀兩足用，你看如何？

安　驥：哦，此話當眞？

何玉鳳：我還能騙你嗎？

安　驥：如此說來，你不是一位女英雄了！

何玉鳳：我是甚麼？

安　驥：你是一位救苦救難的活菩薩了。

何玉鳳：我這可不敢當，不敢當。

安　驥：活菩薩請上受我一拜！

何玉鳳：不必拜了。

安　驥：（唱西皮搖板）

我這裏拜謝你心懷惻隱，

救我父脫罪名感你大恩。

何玉鳳：公子，看天色尙早，我去去就來，你可千萬在此店中等我，我定更天不回來、二更天準回來。噯，總而言之一句話，你不見我的面，千萬不要動身，牢牢緊記，我就此告辭了。（欲下，復回）你可千萬別走。（下）

安　驥：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王興發上〕

王興發：這就糟了，這就糟了。

安　驥：怎麼糟了？

王興發：客官那裏曉得，我們這裏慣出強人，看她身背刀、弓，分明是個女強盜，她若叫你不走，乃是圖謀於你，你要小心了哇！

安　驥：（驚）哎呀！

〔白臉狼、黃傻狗上〕

白臉狼
黃傻狗：公子！

安　驥：可曾見過褚一官，

白臉狼：褚一官沒工夫，叫我們哥兒兩個同你前去。——夥計，拉牲口，快走，快走。

王興發：旣有投奔，速離此處，倒是正理。

安　驥：哦，哦！

〔安驥付店錢，背包袱，與白臉狼、黃傻狗同下〕

〔何玉鳳上〕

何玉鳳：店家！

王興發：來了。

何玉鳳：那位公子呢？

王興發：他走了。

何玉鳳：怎麼着，那公子他……走啦嗎？

王興發：他走了。

何玉鳳：我來問你，一個人走的，還是跟兩個騾夫一塊兒走的呢？

王興發：同着兩個騾夫一道走的。

何玉鳳：怎麼着，跟兩個騾夫一道兒走的麼？我知道了。

〔王興發下〕

何玉鳳：哎呀不好！那位公子被兩個騾夫誆去登程，前途必有性命之憂；我不免急急趕上，看他二人是怎樣動手便了。

〔何玉鳳下〕

——『悅來店』劇終——

能仁寺

第一場

〔四小僧、黑風僧上〕

黑風僧：（唱『點絳唇』）

帶髮出家，膽比天大，喜愛那美貌姣娃，劫搶作生涯。

（念詩）身在綠林假爲僧，　全憑刀槍武藝精，

殺人害命爲本等，　刮骨熬油點佛燈。

洒家，黑風僧。在這黑風崗能仁寺帶髮出家。我有一師弟，人稱虎面僧，我二人習就全身武藝，劫奪過往客商，強佔民女，倒也逍遙自在。今日閒暇，不免喚娘子出來，暢飲一回。——來，請賽娘子。

小　僧：有請賽娘子。

〔賽西施上〕

賽西施：啊哈！（念數板）

奴家名叫賽西施，
每日擦粉抹胭脂，
自從來到能仁寺，
好似喜鵲上花枝。

黑風僧：娘子！

賽西施：大師傅！把我叫出來，有甚麼事呀？

黑風僧：洒家備得有酒，與你同飲。

賽西施：好，喝着，喝着。

黑風僧：娘子請！（同飲）
賽西施：大師傅

〔三兒上〕

三　兒：報——廟外來了買賣啦。

黑風僧：娘子退下。

〔賽西施下〕

黑風僧：徒弟們，一同出廟。

〔同下〕

第二場

〔張樂世、張媽媽、張金鳳、車夫上〕

張樂世：（唱西皮搖板）

一家人全憑着耕種爲本，

張媽媽：（接唱）年荒旱難度日赴京投親，

張金鳳：（接唱）在途中行數日風霜受盡，

且喜得天和暖一路安寧。

張樂世：老漢張樂世，乃淮陽人氏，務農爲業。只因連年荒旱，難以度日，爲此變賣田地，一家赴京投親。——啊媽媽、女兒，聞得這茌平路上慣出強人，須要小

心。

張金鳳 媽媽：大家小心。

張金鳳：趲行者。（唱西皮慢板）

張金鳳在車中心神不定，
只恐怕中途路遇着強人，
但願得早到京一路安順，
也不枉二爹娘勞苦一程。
耳邊廂又聽得喧嚷一陣，

（四小僧、三兒、黑風僧上）

張金鳳：（接唱搖板）
又只見古廟前一夥僧人。

黑風僧：你們從哪道而來？要往何方而去？

張樂世：我們從淮陽來，要往京中去的。

黑風僧：你看天色已晚，就在我廟中安歇，明日再走。

張樂世媽媽：我們趕路要緊。

黑風僧：好不識抬舉。——徒弟們，搶！

（衆僧搶張金鳳，一同進廟）

張樂世：你們這夥僧人擅搶行人，難道就不怕王法麼？

黑風僧：甚麼王法不王法。來，將他與車夫扣在鐘下。

（二小僧押張樂世、車夫下；二小僧復上）

黑風僧：小娘子，不要害怕，順從洒家，你的造化不小。

張金鳳：好兇僧喇！

（唱西皮散板）

你既爲僧當守分，

擅搶民女污佛門。

黑風僧：呸！

（接唱）聽一言來怒氣生，

你竟敢開口來傷人，
一把鋼刀拿在手，

三　兒：師傅別殺呀。

黑風僧：（接唱）三兒攔阻爲何情？
爲何攔阻？

三　兒：您把她殺死，夠多麽可惜呀。

黑風僧：依你之見？

三　兒：將她交與賽娘子，解勸解勸，她要是答應了，豈不是您的造化嗎？

黑風僧：好，請賽娘子。

三　兒：有請賽娘子。

〔賽西施上，三兒下〕

賽西施：我說和尙，你打哪兒又弄這麽個小妞兒來呀？

黑風僧：賽娘子，相勸於她依順洒家，重重相謝。

賽西施：可是這麽着，有了她你可別忘了我呀。

黑風僧：我怎能忘得了你呀。

賽西施：好吧，把她交給我吧。這女子跟我來。

張金鳳：（哭）喂呀！

〔賽西施、張金鳳、張媽媽下，三兒上〕

三　兒：師傅，又來了買賣啦。

黑風僧：一同出廟。

〔同下〕

第三場

安　驥：（內唱西皮倒板）

旅店中嚇得我魂飄蕩。

〔白臉狼、黃傻狗、安驥上〕

安　驥：（唱快板）

不想遇着女強梁。

來在陽關用目望，
不知岔道走哪廂？
啊騾夫，前有岔道，你我走哪條道路可通紅柳村？

黃傻狗：往東去。

白臉狼：你得啦吧，往東不是正路，往西才是紅柳村哪。咱們得往西。

安　驥：如此往西走。
（唱搖板）
加鞭催動朝西往。
〔『掃頭』，同下。黃傻狗掉帽子〕

第四場

〔何玉鳳上〕

何玉鳳：（唱西皮散板）
只爲一點俠義心，

借來黃金救書生。
咳！可恨那安公子不聽我的言語，被兩個騾夫誆去登程。是我緊緊地追趕，來此岔道，不知往哪道而去了呢？哎呀且住！看那旁塵土未息，又有騾夫的帽子掉在路旁，怎麼他們不奔紅柳村，反奔了黑風崗了呢？公子前途必有性命之憂，待我急急趕上要緊！
〔何玉鳳下〕

第五場

〔四小僧、黑風僧上〕
黑風僧：（唱西皮搖板）
大家齊到山門等。
〔『掃頭』，安驥、白臉狼急上，表示騾子驚跑；黃傻狗隨後追上〕
黃傻狗：喝，你們怎麼跑得這麼快呀？
黑風僧：啊施主，你們是往哪裏去的？

安　驥：我們要往紅柳村去。

黑風僧：你們走錯了。

安　驥：怎見得？

黑風僧：從那一岔道往東南走才是紅柳村；你們往西來了，我們這裏叫黑風崗。

安　驥：哎呀，怎麽又走錯了。

白臉狼：不要緊，咱們再回去。

黑風僧：天色已晚，你們趕不上住處，不如就在廟中住宿，明日再行。

安　驥：住得的麽？

白臉狼：別忙、別忙，我得瞧瞧。能仁寺，佛門善地，沒錯兒。

安　驥：如此打擾了。

黑風僧：請。

黃傻狗：咱們別住下呀！

白臉狼：（急攔黃傻狗）你也不瞧瞧，天都甚麽時候啦。

〔同進〕

黑風僧：請二師傅。

小　僧：有請二師傅。

虎面僧：（內）來也。

（上念）習就拳棒武藝精，江湖人稱虎面僧。——師兄喚我何事？

黑風僧：將這兩個騾夫交付與你，好生款待。——公子，隨洒家轉至後禪堂。

〔黑風僧拉安驥下〕

白臉狼：夥計，你聽見沒有？

黃傻狗：聽見甚麽？

白臉狼：大師傅把咱們交給二師傅了，叫他好好款待咱們，這『好生款待』你懂不懂？

黃傻狗：是怎麽回事？

白臉狼：就是給咱們預備酒肉，大吃大喝。嘿，咱們問問去。

黃傻狗：對，咱們問問。

白臉狼
黃傻狗：二師傅，有酒有肉，您拿出來，我們哥倆好吃着喝着。

虎面僧：你二人要飲酒？

白臉狼：哎，喝兩盅。
虎面僧：來，將他二人綁了！
黃傻狗：怎麼綁了？這是怎麼款待呀？
白臉狼：八成要殺咱們，咱們快央告央告吧。
黃傻狗：二師傅，您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您饒了我們哥倆吧！
虎面僧：這是你們自投羅網，怨着誰來？
白臉狼
黃傻狗：二師傅，您要殺，殺客人，別殺我們趕脚的。往後我們有了好買賣還往您這兒駄呢。二師傅，您饒了我們吧！
虎面僧：看你二人說得可憐，不殺你們就是。
白臉狼：這一央告不殺啦！
虎面僧：來呀，綁至後面破腹挖心。
白臉狼
黃傻狗：唉呦！
〔同下〕

第六場

〔何玉鳳上〕

何玉鳳：且住！他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趕，趕到此處，爲何不見了呢？來此已是能仁寺，能仁寺。哎呀且住！聞聽人言能仁寺內慣出兇僧，公子若投在廟內，只恐性命難保。待我將驢兒拴在廟後，越牆而過，看個動靜便了。

〔何玉鳳下〕

第七場

〔三兒、黑風僧、安驥『小開門』上〕

黑風僧：請坐。

安　驥：告坐。

黑風僧：請問施主：從哪道而來？要往哪裏去？

安　驥：小生從京中來，要往淮陽去。

黑風僧：想必還不曾用飯。

安　驥：途中用過了。

黑風僧：既然用過飯了，我這裏有現成的美酒，要敬你幾杯。

安　驥：小生不會飲酒。

黑風僧：哪有不會飲酒的道理。——三兒看酒來。——來來來，你吃上幾杯。

安　驥：小生當眞不會飲酒。

黑風僧：如此洒家就要強讓了。

〔安驥推盃〕

黑風僧：來，將這小奴才綁了！

〔三兒綁住安驥〕

黑風僧：小奴才！洒家念你是送上門來的買賣，不忍破腹挖心，才用藥酒將你毒死，與你留個全屍。這也是我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誰想你執意不飲，反將洒家的酒打落塵埃，這是你自招其禍。三兒，看戒刀伺候！

〔何玉鳳上，上高〕

黑風僧：（唱西皮散板）

自作自受休瞞怨，

閻王殿前再訴寃。

看過鋼刀與水碗，

綁出殿去！

明年今日是兒的一週年。

（何玉鳳用彈打死黑風僧）

三　兒：師傅，殺呀！呦，腦袋上一個大窟窿，待我報與二師傅知道。

（何玉鳳又打死三兒，跳下，用刀斷縛）

何玉鳳：公子醒醒！

安　驥：（唱西皮倒板）

霎時嚇得魂魄散。

哎呀！

（唱散板）

只見娘行站面前。

你是廟中菩薩顯聖，搭救於我麽？

何玉鳳：菩薩哪兒有那麽大功夫救你呀。你抬起頭來，仔細瞧瞧我是誰！

安驥：哦，你不是悅來店中相遇的那位女英雄麽？

何玉鳳：還沒嚇糊塗。

安驥：你怎麽知道我在此有難哪？

何玉鳳：你不該不聽我的言語，跟兩個騾夫登程，不是我趕來救你，你這會兒早就沒了命啦。此地不是講話之所，你起來，咱們上禪堂裏說去。

安驥：我兩腿酸輭，站不起來了。

何玉鳳：待我來攙……你扶着我這張彈弓起來吧。

安驥：有勞了。（同進。梆響）更夫來了。

〔更夫上〕

更夫：呦，大師傅腦袋上怎麽直流血呀？想必是叫人暗算了，待我報與二師傅知道。（下）

安　驥：女英雄，看他前去送信，倘若兇僧前來，如何是好？

何玉鳳：不要緊的。你好好看着我這張彈弓，還有黃金三百兩，緊緊摟抱在懷。少時動起手來，不用害怕，我就此打仗去了！（下）

安　驥：（關門）好險哪！

〔安驥下〕

第八場

〔虎面僧上〕

虎面僧：（念）騾夫把命喪，打坐在禪堂。

〔更夫上〕

更　夫：回稟二師傅：大師傅叫人暗算了。

虎面僧：有這等事？待我看來。

〔更夫下。虎面僧出門，何玉鳳上，遇虎面僧，追下。虎面僧再上〕

虎面僧：徒弟們哪裏？

〔四小僧上〕

衆　：何事？

虎面僧：拿刺客！

〔何玉鳳上，開打，何殺死衆僧、更夫及虎面僧〕

張樂世：（內）救人哪！

何玉鳳：聽鐘內有呼救之聲，待我將他救了出來。

〔何玉鳳下，又上；張樂世、車夫隨上〕

何玉鳳：你二人因何被扣鐘下了呢？

張樂世：小老兒名叫張樂世，從淮陽同定我家媽媽、女兒往京中去，行至此間，被兒僧搶進廟來。也不知我那媽媽、女兒怎麼樣了？（哭）

何玉鳳：好和尙，好和尙，還敢掠搶民女哪！你們不必害怕，車夫尋找車輛，老頭兒隨我來。

〔分下〕

第九場

〔賽西施上〕

賽西施：（念）生成花容月貌，長就玉膚冰肌，

杏眼桃腮令人迷，陪伴和尚得意。

我賽西施。自從來到這廟裏頭，我們大師傅待我甭提夠多好啦！剛才大師傅又搶來一個女子，叫我勸解勸解，不免把她叫出來開開心。我說那個小妞兒，别哭了，到外屋來涼快涼快吧！

〔張金鳳、張媽媽上〕

張金鳳：（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可嘆全家遭不幸，

中途路上遇兇僧。

（哭）喂呀！

賽西施：得了，別哭啦！你也得往開了想。你要是不答應大師傅的親事，他一生氣把你給殺了，再想活可就活不了啦。再一說，當個和尚大奶奶也不錯呀！

張金鳳：誰似你惜命忘恥之輩！

賽西施：我勸你可是爲你好。你瞧我，有多麽享福哇！

張金鳳：無恥的賤婢！你近前來，有話對你言講。

賽西施：有甚麽話呀？

張金鳳：（打賽西施嘴巴）好賤人哪！

（唱西皮散板）

似你忘恥無人性，

有何臉面世間存！

賽西施：（接唱）丫頭片子眞可恨！

好言勸你反傷人。

打你不如下口咬。

〔賽西施咬張金鳳，張哭。何玉鳳、張樂世上〕

賽西施：（接唱）賽西施好比那夜叉精。

何玉鳳：這是甚麼東西叫喚哪？嘿，開門來！

賽西施：呦，外邊怎麼又有小娘們叫門哪？我說你是哪兒來的？

何玉鳳：我是大師傅叫我來勸一個女子的。

賽西施：這麼一說不是外人了，等着我給你開門。這兒是地窨子，你打馬道下來吧。

何玉鳳：（對張樂世）你在這兒等着。（進門）姑娘在哪兒哪？姑娘在哪兒哪？（與張金鳳對看）

何玉鳳 張金鳳：（同）啊，她怎麼長得像我呀？

賽西施：眞格的，我們仨人怎麼一個模樣啊！

何玉鳳：我說這一女子，你旣被大師傅搶來，就該答應他的親事才是呀。

賽西施：着哇！

張金鳳：我看你倒像個好人模樣，怎麼也與那賤人一樣講話？

賽西施：賤人賣多少錢一斤哪？

何玉鳳：你要是不答應，大師傅脾氣可不好，動不動就拿刀宰人哪。

賽西施：對啦！

張金鳳：我情願一死也是不從。近前來，有話對你言講。

賽西施：留神她可會抓人。

何玉鳳：你說甚麽？（捉住張金鳳手腕）姑娘，你還想跟我動勁兒呀，你是『個兒』嗎？

賽西施：就會欺負我呀？

張金鳳：（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賤人廉恥俱喪盡，

姑娘豈是下賤人！

賽西施：我瞧這事在這兒完不了，非見大師傅去不可！

何玉鳳：嗯，這一女子你這麽厲害，敢跟我去見大師傅嗎？

張金鳳：有何不敢！

賽西施：走，見大師傅去！

〔同出門〕

何玉鳳：（拉張金鳳與張樂世碰面）你瞧這是誰？

（張金鳳、張樂世對哭）

賽西施：走開這兒吧！還沒拜堂哪，就跑這兒認親來了。眞沒規矩！

何玉鳳：喝，簡直是個大老妖。喂，我瞧你說話這麼美不唧兒的，你是個甚麼東西呀？

賽西施：人嘛，甚麼東西？你既然跟我們大師傅認識，會不知道我是誰？

何玉鳳：沒聽說過。

賽西施：我叫賽西施。

何玉鳳：甚麼？

賽西施：賽西施。

何玉鳳：噢，你叫賽鷄屎呀？

賽西施：那多臭哇。我叫賽——西——施。

何玉鳳：你叫賽西施呀？

賽西施：皆因我長得有西子、王嬙之貌。

何玉鳳：你眞不害臊！

賽西施：故此大夥兒都管我叫賽西施。你知道啦？
何玉鳳：不用說，你是這廟裏頭的一個紅人兒啦？
賽西施：我呀，是這廟裏頭上上下下、裏裏外外、說一不二、和尚原配的大奶奶。
何玉鳳：眞不害臊！
賽西施：一點兒不含糊！
何玉鳳：剛才你說甚麼要見大師傅去？
賽西施：那是，總得去見大師傅。
何玉鳳：不見行不行？
賽西施：不見可不行。
何玉鳳：我瞧你行不行！（殺死賽西施）
張金鳳：殺得好，殺得好！
張樂世
張媽媽：只怕殺出禍來了。
何玉鳳：這一廟的兇僧都被我斬盡殺絕了。
張樂世：哎呀兒啊，爲父也是這位女英雄救出來的。

張金鳳：原來如此。恩人請上受我全家一拜。

（唱西皮搖板）

原來救我全家命，

錯把好人當惡人。

何玉鳳：（接唱）大家禪堂來坐定，

一一從頭說分明。

那一女子，家住哪裏？姓甚名誰？對我一表。

張金鳳：恩人容稟！

（唱二六）

恩人若問容我稟，

姓張名金鳳淮陽人，

年景荒旱難度命，

一家三口去投親，

誰想中途遭不幸，

行至廟前遇兇僧。
多蒙恩人救性命，
來生結草當報恩。

何玉鳳：呀！

（唱西皮搖板）

聽她言不由我心中憐憫。

二位老人家！

但不知在家中許配何人？

張樂世：（接唱）我二老乏子嗣無人照應，

張媽媽：（接唱）因此上我女兒未結婚姻。

何玉鳳：（接唱）我愛你美容貌頗有烈性，

我與你拜姐妹你可應承？

張金鳳：（接唱）大恩人若不嫌我便從命。

何玉鳳：（接唱）序長幼我今年一十九齡。

張金鳳：（接唱）張金鳳今生長一十八歲。

何玉鳳：那麽我倒爲長啦。——二老請上，受我姐妹一拜。

（接唱）我爲姐你爲妹同拜雙親。

叫二老與賢妹急忙隨定，

後禪堂還有個落難的書生。

〔同下〕

第十場

〔安驥上〕

安　驥：（唱西皮搖板）

我在房中神不定，

不知可能滅兇僧？

〔何玉鳳、張金鳳、張樂世、張媽媽上〕

何玉鳳：（接唱）手拉着賢妹把禪堂來進。

公子開門來！

安　驥：是哪一個？

何玉鳳：是我。

安　驥：你是哪一個？

何玉鳳：呦，怎麽一會兒的功夫，連我的語聲都聽不出來啦？

安　驥：哎呀，恩人來了，待我開門。

〔同進。安驥、張金鳳對看〕

何玉鳳：（接唱）公子過來把禮行。
　　公子過來，見過張家伯父、伯母。

安　驥：哦是是是。啊張家伯父、伯母，晚生有禮了。

張樂世
張媽媽：哎呀，我們還禮了。

何玉鳳：公子再過來，見過張家小姐。

安　驥：張家小姐，小生這廂有禮。

何玉鳳：妹妹別害臊，過去見個禮，這有甚麽呀！

張金鳳：還禮。

安　驥：啊恩人，一廟的兇僧往哪裏去了？

何玉鳳：這一廟的兇僧都被我斬盡殺絕啦。

安　驥：殺得好，殺得好！嗯……他們是哪裏來的？

何玉鳳：你問他們哪，是我從地窨子裏救出來的。

安　驥：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何玉鳳：（看安驥及張金鳳，尋思）你們大家各自收拾行李，趲路要緊；我哪，還有我的事哪，我要告辭啦！

衆　：（攔住）還求恩人安置我們才好！

何玉鳳：怎麼着，還要我安置你們嗎？可是這麼着，你們都能聽我的話嗎？

衆　：俱聽恩人的言語。

何玉鳳：既然如此，有話大家坐下說。想你們一個要往淮陽救父，一家要往京城投親，都要我安置你們，可我一個人怎麼能照應你們兩家哪？

張樂世
張媽媽：咳！

張金鳳：咳！

安　驥：咳！

何玉鳳：二位老人家，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張樂世媽媽：恩人有何金言？只管吩咐就是。

何玉鳳：事到如今，我倒有個兩全其美的主意：我意欲將我義妹張金鳳許配那安公子，你們兩家合爲一家，同往淮陽，彼此也好有個照應。不知二位老人家意下如何呢？

張樂世媽媽：我二老應允了。

何玉鳳：二位老人家答應了？我先謝謝伯父，再謝謝伯母。

張樂世媽媽：不敢。

何玉鳳：沒想到，三言兩語的，這碗冬瓜湯就算喝上啦。老人家答應了，還不知道我妹妹她願意不願意哪，得問問本人要緊。——妹妹，姐姐我做大媒，將你許配那安公子爲婚，你願意不願意呀？（張金鳳不語）這有甚麼，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人間大道理，你害甚麼臊哇！快告訴姐姐我，願意不願意？——可

也是呀，人家這麼大的姑娘，哪兒好意思說我願意哪！——你不是不說話嗎，我有不說話的主意，姐姐的高主意多着哪。這兒有碗水，我在桌上寫一個『願意』，寫一個『不願意』。你要是願意就把『不願意』擦了去；要是不願意就把『願意』擦了去。來，來呀！（拉張金鳳擦字）呦，瞧你多壞呀！哪一樣也沒依着我，單把個『不』字給擦了去了，淨剩下『願意、願意』啦。——我妹妹也願意了，還得問問他願意不願意哪。哎，好難當的大媒呀。喝，好精神，這麼熱鬧他會睡着啦。——咳，醒醒啊！

安　驥：啊，恩人。

何玉鳳：剛才我說的話你都聽見沒有？

安　驥：哎呀，我是一句也不曾聽見哪。

何玉鳳：找着叫我費話。聽我告訴你：我做大媒，將我義妹張金鳳許配與你，你們兩家合爲一家，同往淮陽，一路上也好有個照應。人家老的、小的都願意了，我想你也料然沒有甚麼推辭的了吧？

安　驥：想這婚姻大事，必須稟知父母，方可成全。此時要我應允，實實不敢從命。

何玉鳳：事到如今，再要等稟知父母，可就來不及了不是？你也該從權一二啊。

安　驥：小生不敢從命。

何玉鳳：你瞧人家一家子都答應了，你要是不答應，我這臉上多下不來呀？

安　驥：我父家教甚嚴，倘若怪罪下來，哪個擔待？

何玉鳳：聽你這話碴兒，是不能答應啊？

安　驥：此刻我不敢從命。

何玉鳳：真格的，我救了你會子，你連這麼個臉都不給我嗎？

安　驥：不……不敢從命。

何玉鳳：哼，我怎麼救得你，還怎麼把你殺了吧！

〔何玉鳳假意橫刀，衆環跪攔住〕

安　驥：我……答應了。

何玉鳳：妹妹，別着急，我跟他鬧着玩哪。——二位老人家請起；——妹妹起來；——我說咳，你也起來！公子，我交給你的黃金呢？

安　驥：（取包裹）黃金在此。

何玉鳳：這是黃金三百兩，公子帶去爲你父打點前程，餘下的就給我妹妹作爲妝奩之用。——姐姐我就不給你買甚麽啦。

安驥
張金鳳：多謝恩人！姐姐

何玉鳳：不用謝了。過門之後，好不好的，可別瞞怨我這大媒呀。——老人家尋找車夫。——公子尋找你的騾夫，準備起程吧。

〔張樂世下〕

安驥：是。騾夫，騾夫！哎呀，嚇煞我也！嚇煞我也！兩個騾夫不知被何人挖心而死，胸前兩個大窟窿，哎呀，可憐得很哪！

何玉鳳：眞是個書呆子！那兩個騾夫定計要暗害你的性命，好霸佔你的銀子，這些個事情你都知道嗎？

安驥：如此說來，他們該死！該萬死！

〔張樂世、車夫上〕

張樂世：車輛到。

何玉鳳：將行李、包裹搭在車上。

〔安驥、張樂世搭行李〕

何玉鳳：你們的事都辦完了，我的事可辦不成啦。

衆　：何事辦不成了？

何玉鳳：無有筆硯，也是枉然。

安　驥：要筆硯？小生帶來了。

何玉鳳：眞是念書的人，走道還帶着筆硯哪，借來一用。

安　驥：筆硯在此。

何玉鳳：放在桌上。

安　驥：要它何用？

何玉鳳：好漢作事好漢當，豈肯連累旁人遭禍殃。在此廟內呵！

〔在壁上題詩，『三槍』〕㊀

衆　：眞乃文武全才！——請問恩人尊姓大名，日後也好答報。

何玉鳳：我乃埋名隱姓之人，有知道我的都叫我十三妹。我住的地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絕非望報之人。趁此時天色未明，你們開了廟門，急速趲路去吧。

衆　：恩人請上，受我等一拜。

何玉鳳：不用拜啦。

張樂世：（唱西皮搖板）

感謝救我全家命；

張媽媽：（接唱）再謝與女配爲婚。

安　驥：（接唱）贈金救父感恩不盡。

〔同出門，分別上騾、上車〕

張金鳳：（接唱）難捨姐妹兩離分。

〔安驥、張樂世、張媽媽、張金鳳、車夫下〕

何玉鳳：看他們已去，我不免關了廟門，越牆而過便了。

〔何玉鳳下〕

第十一場（二）

〔安驥、張樂世、張媽媽、張金鳳、車夫上〕

安　驥：離了能仁寺。

衆　：一路奔淮陽。

何玉鳳：（內）你們慢走！

衆　：恩人來了。

（何玉鳳上）

安　驥：恩人還有何吩咐？

何玉鳳：我恐怕前途再有人刧奪你們，這有彈弓一張，帶在身旁，他們見了我這張弓，不但不敢刧奪你們，還要護送一程哪。

衆　：多謝恩人。

安　驥：此弓在哪裏奉還？

何玉鳳：就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村，有位鄧九公家中交還便了。

安　驥：鄧九公……哎呀糟了！糟了！我的硯台落在廟內了。

何玉鳳：咳，一塊硯台算得了甚麽，致於這麽着急嗎？

安　驥：那是傳家之寶，上有我父名諱，倘被官兵抄去，那還了得！

何玉鳳：旣然如此，你只管放心趲路，少時我回廟取硯，寄在鄧九公家中，日後憑弓取硯，憑硯交弓。你們急速趲路去吧。

衆　：告辭了。

安驥
張金鳳：恩人！義姐！罷！

〔安驥、張樂世、張媽媽、張金鳳、車夫下〕

何玉鳳：看他們已去，待我入廟取硯便了。

〔何玉鳳下〕

——『能仁寺』劇終——

㊀王瑤卿先生另種唱法，此處唱「新水令」：

貪嗔癡愛四重關，
這闍黎重重都犯。
他殺人汚佛地；
我救苦下雲端，
剗惡除奸。
覓我時和你雲端相見。

㊁如不連演「青雲山」，則此場可以不上。

搜孤救孤

前記

『搜孤救孤』是中國有名的民間傳說；元朝紀君祥就作有『趙氏孤兒大報仇』雜劇。

戰國晉景公時，屠岸賈當權，誣殺了趙朔一家三百餘口，祇有趙妻莊姬以景公妹妹的身份，逃回皇宮。

莊姬進宮後，生了一子，當時稱爲趙氏孤兒；屠岸賈爲了除去後患，派人進宮搜查，但孤兒已被程嬰救出了。屠岸賈懸賞搜求：如果十天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不然，就要將晉國的所有與孤兒同歲的嬰兒盡行殺戮。

程嬰與公孫杵臼定計救護趙氏孤兒，程嬰自願將他的獨生子，替換孤兒，交給公孫杵臼藏在首陽山下，由程嬰投案告發。以後，公孫杵臼與程嬰之子同爲屠岸賈所害，趙氏孤兒得以保全。

本劇係根據余叔岩的演出本，由本院編輯處吳少岳進行整理，在整理過程中徵求了北京戲曲實驗學校貫大元先生的意見，最後，由鮑吉祥先生加以校正。

整理本主要改動了兩點：一、原本當程嬰與公孫杵臼定計時，程向公孫說：『只要有一人捨命，一人捨子，就可以救得孤兒……』似有著意要使公孫捨命的企圖，現依元曲描寫的情節，略加修改，以突出二人的正義感。二、原本中，寫公孫杵臼對程嬰不夠信任，被綁赴法場時，亦有抱怨的心情表現，前後性格不統一，現亦作適當修改。此外，對個別詞句也略加潤飾。

搜孤救孤

第一場

〔公孫杵臼上〕

公　孫：（念引）趙屠結寃仇，不知何日得罷休！

老漢公孫杵臼，曾爲趙家門客。可恨奸賊屠岸賈，進讒誣陷，寃殺趙家三百餘口，只剩莊姬一人逃進宮去；聞聽在宮中產生孤兒，屠賊聞知又復進宮搜孤，也不知搜出無有。天哪天！但願留得忠良之後，也好與趙家報仇雪恨哪！

（唱二黃原板）

屠賊作事心太狠，
誣殺趙家一滿門，

眼見得忠良無救應，
大事還要問程嬰。

程　嬰：（內）走哇！
（上唱二黄搖板）
適才屠賊傳一令，
要害晉國衆兒孫。
來此已是，公孫兄在家麽？

公　孫：是哪一個？

程　嬰：小弟來了。

公　孫：原來是程賢弟，請坐。

程　嬰：有座。唉！

公　孫：賢弟爲何長嘆？

程　嬰：晉國之中出了這驚天動地之事，難道說你還不知麽？

公　孫：甚麽驚天動地之事？

程　嬰：可恨那屠賊進宮搜孤，未曾搜得孤兒，因此出有榜文在外，十日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若是無人獻出孤兒，要將晉國之中的嬰孩，與孤兒同庚者，俱要刀刀斬盡。

公　孫：啊，屠賊如此狠毒，不知賢弟有何計策，救得孤兒麼？

程　嬰：小弟來此，正要與公孫兄商議商議救孤之策。

公　孫：愚兄忙中無計。

程　嬰：怎麼你也是忙中無計麼？

公　孫：正是。

程　嬰：小弟倒有一計。

公　孫：賢弟有何妙計？

程　嬰：小弟有一子，與孤兒同庚，意欲將此子調換孤兒，將孤兒付與仁兄撫養，然後由你再到屠賊那裏出首，就說我隱藏孤兒不報。屠賊一定將我父子處死，那時仁兄就好安心撫養孤兒。一來搭救了忠良之後；二來也保全了晉國之中嬰兒的性命。你道此計好也不好？

公孫：此計麼，好便好；只是孤兒須得二十年後，方能成人報仇，賢弟你來看！愚兄偌大年紀，有如風前之燭，這撫孤之事，唉！只怕不能擔承了！

程嬰：哎呀！這，這，這就難了。

公孫：賢弟不要心急，愚兄倒有一兩全之計。

程嬰：公孫兄有何兩全之計？

公孫：賢弟你旣捨得親生之子，難道愚兄就不能捨此一條老命麼？依我之見，不如你捨一子，我捨一命，搭救孤兒，方爲兩全。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程嬰：這個……

公孫：噯，我意已決，賢弟不必多慮；但捨子之事，弟婦可曾知曉？

程嬰：你那弟婦她還不曾知道呢。

公孫：只怕弟婦她未必應允？

程嬰：你那弟婦雖是女流，頗知大義，此事麼，諒她不能不允吧。

公孫：好，賢弟回家商議要緊，愚兄隨後就到。

程嬰：告辭了。

公　孫：請。

程　嬰：（唱二黃散板）

公孫兄只管放寬心，

捨子的事兒我擔承。（下）

公　孫：（唱二黃散板）

但願救得忠良後，

死在九泉把目瞑。

〔下〕

第二場

〔程妻上〕

程　妻：（念）只爲救孤身，夫妻常掛心。

〔程嬰上〕

程　嬰：（念）大事安排定，勸妻捨親生。

程　妻：官人，

程　嬰：娘子，咳！

程　妻：啊，官人，看屠賊如此胡爲，難道說就不怕報應了麽？

程　嬰：卑人也是這樣想，只是那屠賊又起下狠毒之心。

程　妻：又起了甚麽狠毒之心？

程　嬰：那賊出有賞格在外，十日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不然要將這晉國之中的嬰孩，與孤兒同庚者，俱要刀刀斬盡。

程　妻：哎呀！如此說來，孤兒的性命就難保了。

程　嬰：我與公孫老爺定下一兩全之計，可以救得孤兒。

程　妻：何爲兩全之計？

程　嬰：若有一人捨命，一人捨子，就可以救得孤兒的性命。

程　妻：但不知何人捨命？

程　嬰：那公孫老爺他情願捨命哪。

程　妻：這捨子呢？

程　嬰：這捨子麽……啊娘子，想你我夫妻，身受趙家的大恩，事到如今，焉能坐觀成敗。我意欲捨去你我親生之子，將孤兒調換下來，撫養成人。一來不絕忠良之後，二來也保全了晉國中無數嬰兒的性命。你看此計可好。

程　妻：官人此言差矣，想你我夫妻年將半百，只此一子，豈肯與孤兒替死，此事萬萬不能。

程　嬰：哎，娘子啊！

（唱二黃原板）

娘子不必太烈性，
卑人言來你是聽：
趙屠二家有仇恨，
三百餘口命赴幽冥。
我與那公孫杵臼把計定，
他捨命來你我捨親生。
捨子搭救忠良後，

老天爺不絕我的後代根。
你今捨了親生子，
來年必定降麒麟。

程　妻：（接唱）官人說話理不順，
妾身言來聽分明：
你今將近五十整，
妾身也有四十春。
夫妻只生一個子，
若要捨子萬不能。

程　嬰：（接唱）千言萬語她不肯，
不捨嬌兒難救孤身。
無奈何我只得雙膝跪，
（轉散板）
哀求娘子捨親生。

程　妻：（接唱）你要跪來只管跪，
　　　　叫我捨子萬不能！
程　嬰：（接唱）不料你如此心腸狠，
　　　　難道你是一個鐵石心！㈠
程　妻：住了！
　　　　（接唱）有道是虎毒不食子，
　　　　你比那狠虎狠十分！
程　嬰：（接唱）倒不如程嬰死了罷！
程　妻：（接唱）或生或死任你行。
程　嬰：罷！
　　　　（接唱）手執鋼刀就要你的命！
程　妻：（接唱）用手關上小房門。
　　　　〔程妻下〕
程　嬰：這還了得！

〔公孫杵臼上〕

公　孫：（唱二黃搖板）

程嬰與我把計定，

不知他妻可應承。

程　嬰：啊，公孫兄來了，請坐。

公　孫：有座。（坐主位）

程　嬰：（忽發覺）啊，啊！請來上坐。

公　孫：好，好，啊賢弟，弟婦可曾應允？

程　嬰：那賤人執意的不肯哪！

公　孫：你不道她頗知大義，怎麽如今她又不允哪？

程　嬰：啊，她，她不肯哪。

公　孫：請將出來，待愚兄相勸。

程　嬰：賤人與我走了出來！

〔程妻上〕

程妻：何事？

程嬰：公孫老爺來了，有話對你講啊。

程妻：知道了。（開門）公孫兄萬福。

公孫：弟妹少禮。

程妻：公孫兄到此何事？

公孫：弟妹，聽從你丈夫之言，捨却親生之子，搭救忠良之後。今朝捨了親生子，來年必定降麒麟。

（唱二黃原板）

我與你夫把計定，
我捨老命你捨親生。
捨子搭救忠良後，
趙家代代不忘你的恩。

程妻：（接唱）公孫兄說話理雖順，
弟婦言來聽分明，

別的事兒我從命，
要我捨子萬不能。

公　孫：（唱散板）老漢薄面情要准。

程　妻：（接唱）誰能捨子救他人。

程　嬰：哎！

（接唱）看起來你是個不賢婦！

程　妻：（接唱）難道捨子是賢婦人。

程　嬰：（接唱）手執鋼刀項上刎！

公　孫：（接唱）賢弟息怒且稍停。
走上前來把話論，
死了丈夫你靠何人？

程　妻：多口！

公　孫：哎呀！

（接唱）沒奈何上前來跪定！

程　嬰：哦，跪不得！

公　孫：（接唱）哀求弟婦捨親生。

程　妻：（接唱）一見此情心難忍。

低下頭來暗思忖，

公孫兄且請起、夫莫跪，

情願捨子救孤身。

公　孫：好啊！

（接唱）弟婦捨了親生子，

萬代千秋標美名。

程　嬰：（接唱）多謝娘子開了恩，

母子快快兩離分。

程　妻：哎呀！

（接唱）一句話兒錯出唇，

把嬌兒送入枉死城！

懷抱嬌兒心難忍……

〔『掃頭』，程嬰抱子交付公孫。公孫下，程嬰拉程妻下〕

第三場

〔四校尉、屠岸賈上〕

屠岸賈：（念）要去心頭恨，斬草必除根！

老夫屠岸賈。前番進宮搜孤，未曾搜出，因此出下賞格在外，十日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若是無人獻出孤兒，要將晉國中與孤兒同庚者，斬盡殺絕。如今限期已滿。——校尉的！

校　尉：有。

屠岸賈：伺候了！

〔程嬰上〕

程　嬰：來此已是，待我擊鼓！（擊鼓）

校　尉：外面有人擊鼓！
屠岸賈：抓了進來！
程　嬰：報，擊鼓人告進！——參見大人！
屠岸賈：嘟！你爲何擅擊老夫的堂鼓？
程　嬰：小人有機密大事稟報。
屠岸賈：甚麽機密大事？
程　嬰：這……耳目甚衆。
屠岸賈：兩旁俱是老夫的心腹，但講何妨。
程　嬰：大人前番搜孤可曾搜出？
屠岸賈：不曾搜出。
程　嬰：孤兒在……
屠岸賈：啊！今在何處？
程　嬰：現在首陽山公孫杵臼的家中。
屠岸賈：校尉的！

校　尉：有。

屠岸賈：將公孫杵臼抓來見我！

〔二校尉下〕

屠岸賈：他隱藏孤兒不報，你是怎的知道？

程　嬰：小人與公孫杵臼俱是趙家的門客，又與他有八拜之交，是他隱藏孤兒不報，小人勸他獻出，他執意的不肯，反倒辱罵小人。因大人有賞格在外，十日之內有人獻出孤兒，賞賜千金；況且大人有言在先，知情不舉者罪加一等，爲此小人特地前來稟知大人。

屠岸賈：可是實情？

程　嬰：句句實情。

屠岸賈：唔，你叫甚麽名字？

程　嬰：小人名叫程嬰。

屠岸賈：程嬰！

程　嬰：在。

屠岸賈：起過一旁！

程　嬰：謝大人！

〔二校尉帶公孫杵臼上〕

公　孫：參見大人。

屠岸賈：嘟！膽大的老狗，隱藏孤兒不報，該當何罪？

公　孫：小人隱藏孤兒是何人得見？

屠岸賈：你來看……（指程嬰）

公　孫：哎呀大人哪！他名叫程嬰，與小人素有仇恨，他是誣告小人。

屠岸賈：怎麼講？

公　孫：誣告小人。

屠岸賈：住口！

（唱二黃散板）

老狗說話太欺心，

知法犯法爲何情，

隱藏孤兒你不報，
論王法就該問斬刑！

公　孫：大人！
（接唱）白虎大堂一聲稟，
尊聲大人聽詳情。
這是程嬰誣告我，
有甚麽孤兒獻大人。

屠岸賈：呸！
（接唱）老狗再三不招認，
不由老夫怒氣生。
人來與爺亂棍打！
〔四校尉打公孫〕

公　孫：（接唱）縱然打死我也不招承。

屠岸賈：（接唱）回頭便對程嬰論：

程　嬰：遵命！

我今賜你鞭一根，
一邊打來一邊問，
看他招承不招承。

（唱二黃倒板）

白虎大堂奉了命。

屠岸賈：程嬰！你與我着實的……打！

程　嬰：（接唱碰板）

都只爲救孤兒捨親生，連累了年邁蒼蒼受苦刑，眼見得兩離分！

（接唱原板）

我與他人定巧計，
到如今連累他受苦刑。
開言便對公孫兄論，
小弟言來你是聽，

你若是再三的不肯招認，
大人的王法不容情。
手執皮鞭將你打！（打公孫）

公孫：好程嬰哪……

程嬰：（接唱散板）
你，你，你切莫要胡言攀扯好人。

公孫：賊啊！
（唱二黃散板）
開言大罵小程嬰，
苦苦害我爲何情，
我今一死不要緊，
賊啊，賊！
陰曹地府勾你的魂。

程嬰：（接唱）公孫杵臼不招認，

首陽山前去搜尋。

屠岸賈：校尉的！將老狗帶在轎後，打道首陽山。

校　尉：啊！——來此已是首陽山。

屠岸賈：兩廂搜來！

〔四校尉分入搜索，抱嬰兒上〕

校　尉：夾壁牆內有一嬰孩。

屠岸賈：起過了！——老狗，你說孤兒不在，這夾壁牆內的嬰孩，是哪裏來的？

公　孫：好賊子！

（唱二黃散板）

奸賊做事心太狠，

苦害趙家爲何情！

也罷！

拚着老命我把孤兒搶！

〔公孫搶孤兒，被屠岸賈踢倒〕

屠岸賈：（接唱）一足踏你在埃塵。
人來與爺忙上捆。
〔校尉捆綁公孫〕
程　嬰：（接唱）這是你飛蛾投火自燒身。
屠岸賈：將老狗與孤兒押了下去！
〔校尉押公孫下〕
程　嬰：小人討祭。
屠岸賈：嗯，因何討祭？
程　嬰：小人與他有八拜之交，若不祭奠，只恐旁人道我不義。
屠岸賈：就容你一祭。
程　嬰：謝大人。
（唱二黃散板）
雖然杯酒尋常意，
略表當年結拜情。

〔程嬰下〕

屠岸賈：校尉的，

校　尉：有。

屠岸賈：打道法場！

〔衆同下〕

第四場

公　孫：（內唱二黃倒板）

為救孤兒不惜命。

〔刀斧手押公孫上〕

公　孫：（接唱碰板）

可憐我年邁蒼蒼受苦刑。

（唱原板）

為孤兒與程嬰把計定，

他捨子來我捨殘生。
含悲忍淚法場進，
咬定牙關等時辰。
〔程嬰上〕

程　嬰：（唱二黄搖板）

邁步兒來在法場中，
只見孤兒與公孫兒。

公孫兒，趙公子，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休怨我程嬰哪！（哭）

（唱碰板三眼）

躬身下拜禮恭敬，
眼望孤兒淚淋淋。
法場上看的人都來叫駡，
一個個駡的是我程嬰，是一個無義之人。

（轉唱原板）

貪享榮華受富貴，
斷送了忠良的後代根。
這是我好意反成惡意，
滿懷心腹事向誰云！

公孫：（接唱）法場上綁得我昏迷不醒，
抬頭只見小程嬰，
你不該賣主求富貴，
你不該貪賞圖千金。
我今一死不打緊，
撫孤之事你要小心。

程嬰：（接唱）公孫兄說話須謹愼，
洩漏了機關大事難成。
先前撫孤是你我，
到如今知心還有何人；

你爲忠良喪了性命，
可嘆我程嬰絕了後根。
無奈何燒錢把酒奠，
我那親——啊……我的兒啊！（哭）
〔牌子，祭奠〕
但願你靈魂早超生。
（接唱散板）
〔四校尉引屠岸賈上〕
屠岸賈：可曾祭奠完畢？
程　嬰：祭奠已畢。
屠岸賈：校尉的！
校　尉：有。
屠岸賈：將孤兒與老狗一齊開刀！
〔校尉押公孫下，校尉上〕

校　尉：斬首已畢。

屠岸賈：起過了。——程嬰，程嬰！

程　嬰：啊，啊，大人！

屠岸賈：啊？你爲何在背地落淚？

程　嬰：小人方才也曾稟過大人了：小人與公孫杵臼俱是趙家的門客，舊有八拜之交，是他隱藏孤兒不報，到如今只落得身首異處，故而落淚。

屠岸賈：嗯，這就是了。——來，與程嬰看賞。

程　嬰：且慢，小人不願領賞。

屠岸賈：願者何來？

程　嬰：小人有一子與孤兒同庚，惟恐旁人暗害我子的性命，求大人另眼看待。

屠岸賈：將你子抱來老夫跟前，料然無事。

程　嬰：謝大人！

（唱二黃散板）

背轉身來笑吟吟，

屠岸賈：（接唱）
奸賊中了我的巧計行。
老夫仇人俱殺盡，
這才是斬草又除根。
〔程嬰抱孤兒上〕
程　嬰：（唱二黃散板）
袖內機關安排定，
日後長大要殺仇人。
屠岸賈：（接過孤兒、笑）哈哈哈……
（唱二黃散板）
天庭飽滿地閣圓，
兩耳垂肩相非凡；
老夫膝下無有後，
兒啊！哈哈哈！
你就是我養老送終的男。

程嬰！

程　嬰：有。

屠岸賈：將此子認在老夫名下，作一義子；你夫妻就在府中，吃一碗安樂茶飯，料無人敢來加害於你。

程　嬰：謝大人！

屠岸賈：校尉的！

校　尉：有！

屠岸賈：打道回府。

〔衆同下〕

——劇　終——

❶ 原詞是『人道婦人心腸狠，狠毒毒不過婦人心。』

一九五四年 五月 [illegible]

定價 ¥ 4,000